

侯利旺

## 浦口火车站的旧时光

父亲从老家来南京一个月了,由于工作忙,一直没有抽出时间陪他去转转,父亲时常抱怨城市像个鸽子笼,住着憋屈得很。于是在周末的一天,我骑自行车带着父亲,到浦口火车站去参观。这天下着小雨,烟雨朦胧,更是平添了几缕悠悠荡荡的沧桑味。

浦口火车站已有近100年历史,如今只留下空壳供世人瞻仰。马路两边是一排排低矮粗壮的法国梧桐,售票房、候车室、站前广场上巨大的石球,以及通往码头的遮雨长廊,一片肃穆宁静。我边走边侧身转头,向父亲细细讲解着这个地方的历史,浦口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最南端,建成的当年,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,从此进入一个风波激荡的大时代。

父亲一辈子在北方小城务农,这些历史对于他来说,是新鲜如同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。月台上几个老人在下棋,我扶着父亲下车坐到他们旁边。父亲听着他们的吵闹声,突然转头对旁边的老人说,你们说话口音和我们老家很像。父亲性格和我相反,父亲外向喜多言,我内向喜静。这位老人回答说,我们祖籍都是北方,当年父辈随着津浦铁路迁移到这里,虽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,可口音还是没有改变。两下里一番攀谈,得知我们老家和这位老人祖籍很近,两个人便如遇见故人一般热聊起来。其他老人也纷纷加入。

在梧桐树下,摆一个凳子,支一张小桌,泡一壶清茶,时光就这样溜走了。这些老人经年累月扎根于此,性格变得也不急不慢,无论什么事在他们眼中也是“多大事儿”。父亲坐在他们中间,看久了,倒也和谐起来。

欣慰之余,我略感无聊,走到稍远处树荫下去看石碑记载的文字,可心里仍放不下父亲,时而回头看看,父亲坐在下午三四点的阳光和梧桐下面,脸上光影半明半灭,如同荫处的植物正在慢慢枯萎。

石碑上记载着这里的非凡,一座火车站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风雨飘摇的旧中国,浦口见证了太多的“历史现场”,多少血泪烽火,多少变迁轮回,都藏在浦口火车站的寂静无声里。政客、革命家、特务、实业家、军阀、学生和为生计奔忙的众生,大马路鳞次栉比的商家,大街上有挑剃头挑子的师傅,乘马车巡逻的官员,唱曲儿的民间艺人,推着独轮车卖花生水果的小贩。人间百态尽在其中,恰如一场热闹纷繁的大戏。

老人们的话题已经从火车站弥散开来,谈到各自的故乡。而我从老家考上大学后,又留在城市定居,离故乡越来越模糊,有时候模糊得只剩下个背影。父亲还在和老人聊着老家的事,望着父亲满头白发和萎靡的身材,想着在浦口火车站诞生的朱自清名篇《背影》,我的眼睛开始模糊。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大学也是坐火车,那年八月的太阳格外火辣,父亲扛着行李,满头大汗,此后十年间,经历诸多大事,说难不难,说易却也不易,虽未有如此大起大落,但其间跌宕变化的心情,却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我朝四周看去,这里的大街小巷依然是旧时格局,望着昏黄路上悠然的行人,会有一种隔世之感。未来的某一天,当你乘轮渡过江,神思游离间,你的脑海里会不会浮现这样的场景,一对父子出了站,冲着蜂拥而来的黄包车摆摆手,走到临街茶馆的桌子前,喊道“老板来两碗大碗茶,三个大烧饼”。

## 一池枯荷



郭华悦

池塘里,只剩一池枯荷。

可以想象,在入春前,荷塘的萧索还得持续好一阵子。连天碧叶的盛况,还得经历严冬的考验,才有可能重现。

一池枯荷,有何用处?

水乡的冬天,水上也不乏泛舟的人家。但与夏日的采莲蓬不同,冬日里泛舟水上,却是为了清理一池的枯荷。

枯枝败叶,收拾殆尽,还碧水一个清净。

可一池枯荷,留着亦有用途。

曾有一年,我约了李二在荷塘边的亭子里过年。那时,我孤家寡人,李二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。两人相约着,在荷塘边凑合着,过一个不那么孤单的年。

但那个年,不仅不孤单,还有趣得很。与一池枯荷的对视,会让人清心。而在过年那么喧嚣的环境中,荷塘成了一方世外天地。枯荷之外,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各自忙碌着,或者装着很忙碌。而荷塘之内,俨然另一个世界,水光潋滟,似有暗香浮动,让人心经历了枯荷的洗涤后,在俗世喧嚣中,悄然沉淀下来。

如今,我和李二每次谈起荷塘边的年,总不禁心生怀念。荷塘之外的年,过得多了,但几十年,过得如同一个年。这就像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年,年年相似。以至于,每年吃了什么,看了什么,聊了什么,都不太记得了。

因此,枯荷之年,也就显得可贵。过了一个年,人反而觉得神清气爽。没有像往年,被人情世俗所累,过一个年,如脱一层皮。

枯荷,可用来静心,也能用来听雨。

留得枯荷听雨声。在一个傍晚,李商隐于借宿处,听着雨打枯荷的沙沙声,思绪却飘飘荡荡,怀念起刚分别的友人们。知已难寻,与知己的别离,自然也不是愉快事。雨打枯荷,似一首伴奏,将这离愁曲衬托得淋漓尽致。

但于枯荷之上,寄托离愁,难免太过沉重。听雨打枯荷,放任一腔的思念,也让满塘枯荷笼上了一层愁绪。如此一来,冷冬,残荷,反令人心头沉重。

一池枯荷,看似沉寂,内里也映衬着百般心境。

周脉明  
父亲从老家来南京一个月了,由于工作忙,一直没有抽出时间陪他去转转,父亲时常抱怨城市像个鸽子笼,住着憋屈得很。于是在周末的一天,我骑自行车带着父亲,到浦口火车站去参观。这天下着小雨,烟雨朦胧,更是平添了几缕悠悠荡荡的沧桑味。

浦口火车站已有近100年历史,如今只留下空壳供世人瞻仰。马路两边是一排排低矮粗壮的法国梧桐,售票房、候车室、站前广场上巨大的石球,以及通往码头的遮雨长廊,一片肃穆宁静。我边走边侧身转头,向父亲细细讲解着这个地方的历史,浦口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最南端,建成的当年,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,从此进入一个风波激荡的大时代。

父亲一辈子在北方小城务农,这些历史对于他来说,是新鲜如同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。月台上几个老人在下棋,我扶着父亲下车坐到他们旁边。父亲听着他们的吵闹声,突然转头对旁边的老人说,你们说话口音和我们老家很像。父亲性格和我相反,父亲外向喜多言,我内向喜静。这位老人回答说,我们祖籍都是北方,当年父辈随着津浦铁路迁移到这里,虽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,可口音还是没有改变。两下里一番攀谈,得知我们老家和这位老人祖籍很近,两个人便如遇见故人一般热聊起来。其他老人也纷纷加入。

在梧桐树下,摆一个凳子,支一张小桌,泡一壶清茶,时光就这样溜走了。这些老人经年累月扎根于此,性格变得也不急不慢,无论什么事在他们眼中也是“多大事儿”。父亲坐在他们中间,看久了,倒也和谐起来。

欣慰之余,我略感无聊,走到稍远处树荫下去看石碑记载的文字,可心里仍放不下父亲,时而回头看看,父亲坐在下午三四点的阳光和梧桐下面,脸上光影半明半灭,如同荫处的植物正在慢慢枯萎。

石碑上记载着这里的非凡,一座火车站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风雨飘摇的旧中国,浦口见证了太多的“历史现场”,多少血泪烽火,多少变迁轮回,都藏在浦口火车站的寂静无声里。政客、革命家、特务、实业家、军阀、学生和为生计奔忙的众生,大马路鳞次栉比的商家,大街上有挑剃头挑子的师傅,乘马车巡逻的官员,唱曲儿的民间艺人,推着独轮车卖花生水果的小贩。人间百态尽在其中,恰如一场热闹纷繁的大戏。

老人们的话题已经从火车站弥散开来,谈到各自的故乡。而我从老家考上大学后,又留在城市定居,离故乡越来越模糊,有时候模糊得只剩下个背影。父亲还在和老人聊着老家的事,望着父亲满头白发和萎靡的身材,想着在浦口火车站诞生的朱自清名篇《背影》,我的眼睛开始模糊。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大学也是坐火车,那年八月的太阳格外火辣,父亲扛着行李,满头大汗,此后十年间,经历诸多大事,说难不难,说易却也不易,虽未有如此大起大落,但其间跌宕变化的心情,却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我朝四周看去,这里的大街小巷依然是旧时格局,望着昏黄路上悠然的行人,会有一种隔世之感。未来的某一天,当你乘轮渡过江,神思游离间,你的脑海里会不会浮现这样的场景,一对父子出了站,冲着蜂拥而来的黄包车摆摆手,走到临街茶馆的桌子前,喊道“老板来两碗大碗茶,三个大烧饼”。

董改正

见识越广,计较越少,经历越多,抱怨越少,越闲,越矫情。

## 寒风中跳动的火焰

是不是没油了?”这时候只见一位戴着遮住半边脸口罩的女清洁工,拿着一把扫帚一边扫马路一边说。

“这……”这时候,我才想起来看看油表。呀!指针落到“0”,真的没有油了。我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女清洁工一眼,清洁工依旧在低头扫着马路。

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:4点35分。这里离那家酒店还有五六里地呢。

“这都4点35分了……让5点送到酒店,这可咋整……”我只好把摩托车停在一旁,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拦出租车。我想坐出租车去送大鹅。可是拦了三四辆出租车,都没有停下,里面都是满人。

这可怎么办?我心急如焚。

过了一会儿,“笛……”忽然一辆“宝骏”停在我身旁,“你往酒店送大鹅……”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从车里下来一边问一边打开后备箱。

“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我犹如见到救星一般,刚想把大鹅往“宝骏”后备箱里放,又犹豫了:这是私

家车,常听一些人讲,城市里有许多黑车,专门宰客。自己会不会挨宰呢?可是又一想:明知是陷阱也得跳,讲信誉,按时送达大鹅最重要,便对小伙子道:“麻烦您了……”

二人把10只大鹅装上车,不到10分钟,便到了酒店。

“师傅,我就不拉你回去取摩托车了。我爱人今天出差,要去赶火车,我得马上回家接她再送她去火车站。”小伙子帮着我把大鹅卸下车后,坐进车里,不知道在里面忙什么。

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还没有付车费呢,忙从兜里掏出100块钱,递给小伙子,“小伙子,给你钱……”我想:即使被小伙子狠狠地宰一次,这100块钱也足够了。

“师傅,这100块钱……”小伙子在车里转过身来,看着我手中的钱奇怪地盯着我的脸。

我尴尬地笑说:“嘿,嘿,别嫌少,我知道你们干这一行的都这样……”

“呵呵,师傅你想哪儿去了?我妈刚才给我打电

话,说是有位住酒店送大鹅的摩托车坏了,让我来帮帮忙。帮忙要啥钱呀……”小伙子这时候从车里拿出一瓶装着汽油的矿泉水瓶对我道,“这瓶汽油足够你摩托车到加油站了……”

说完,便塞到了我的手中。“宝骏”一声鸣叫,向远处驶去。

我一手拿着100元钱,一手拿着那瓶汽油,望着混入车流中的“宝骏”呆呆地站了半天……

我兜里揣着一瓶汽油回到摩托车旁时,已经是七点半了。那位女清洁工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瓶汽油正等在那里。

见我走过来,忙站起来道:“呵呵,我儿子给你送到了……刚才我们同事老李骑摩托车下班回家,我给他要了一瓶汽油,够你到加油站加油的了……”女清洁工把满满一瓶矿泉水瓶汽油放到摩托车座上然后转身走了。

“……谢谢大姐……也谢谢你儿子……”我张着嘴一时无语,眼睛湿润了,泪眼中,只见女清洁工的身影,犹如一团橘红色的火焰在寒风中跳动。

## 汤婆子

饭吃过了,平常有月亮的晚上,我们总要在村子里疯一圈才安枕的。今天都很乖,自己洗脚,母亲恨嘴:“你们今天真乖?不去玩了?涧边我可看到兔子脚印了。”老太接过:“平时出去玩你要打,今天乖你又嫌不好!”母亲不理她,老太就絮絮叨叨:“一个汤婆子那么贵,也亏你舍得,要败家呢!”

“妈妈,灌了水没?我要上床了!”每次提要求的都是二子,包括我们想提不敢提的无理要求,他打不怪。

母亲灌好热水,拿我夏天的裤衩把它裹起来,我们都直眉瞪眼地看着她:这是?母亲一个字:“烫!”然后盯着二子,喝道:“你要想脚上烫几个泡玩,你就把布掀掉!

我们六只脚同时伸到汤婆子上。

暖和!舒服!六只脚眉开眼笑的。

嘻嘻,大哥的脚。妹妹拿小脚掏我的脚心。

妹妹哭了。

二子让大脚趾和二脚趾扮成螃蟹大螯,咬了妹妹一下。

他又挨了妈妈一下打。

他叫。狗在叫。怎么那么远?夜还没深,母亲在灶台上洗碗、烧给猪吃,父亲在灶下跟她说话。老太一个人说话,手里提着手炉:“真贵啊!我们那时候做姑娘时,才……”她半睡半醒的。被子里汤婆子像一只老母鸡,孵育出黑甜的温度,漫过了我们的眼皮。我们兄妹说着话,渐渐地没声音了,而雪又沙沙地下了。

城乡结合地区)。卤煮火烧?这没吃过,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吃了再说吧。

结果是很好吃。和饥饿没关系——后来我时常找这一口。离单位不远的黄寺北边,外馆斜街的西边就有一家卤煮的老字号,好像是小肠陈,我去过多次,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也会走过去来一碗卤煮。

后来搬离了单位,吃卤煮的次数也日渐稀疏。有一次在一家号称老北京风味的饭店,看见菜单上有卤煮,兴冲冲地就要了一份,结果和记忆相去有点远,没吃多少就放一边了。看来卤煮的学问还是很大的。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再后体内的胆固醇、血脂都不听自己的指令了,卤煮就淡出了我的现实生活。

虽然如此,但心里面还是有它的位置。去年夏天我骑车路过大街,走着走着就从东面进了外馆斜街,初时还奇怪今儿怎么走这儿了,快到中轴线时才想起从前的小肠陈,抬眼搜索,牌匾已然没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卤煮店搬走了。



陋室观复

## 北京的小吃

他日又去护国寺找炸灌肠,这个嘛,我不能说不好吃,但将其归为美味的人一定没领略过好味道。至于爆肚,高手出品的话,脆是有,但香就有所欠缺,单调的味道更是没办法比肩火锅中的复合诱惑。

好在俺小时候热衷过食疗的原味,没盐没油的白水煮过多种单一的蔬菜或纯粹的肉食,也能吃得津津有味,如此无数次,故而不会像川中的好吃鬼那么固执。因而,对那些独创的小吃,我不会以味道来论,像面茶、炸豆腐汤之类,我也是常吃不厌的。

但是,对炒肝儿那种黏糊糊的东西我有些排斥,不是味道的原因,而是品相,总觉得是油腻里加点料后再来点酱油的产物。

可能和这种感觉有关系,在我第一次看见炸煮下水的大锅中,汤汁和大肠等内脏分明的时候,好感顿时滋生。记得是在劲松那一带的小马路边上,饭点过了,好不容易见着卖吃的(印象里那时候饭馆很少,尤其是

好在俺小时候热衷过食疗的原味,没盐没油的白水煮过多种单一的蔬菜或纯粹的肉食,也能吃得津津有味,如此无数次,故而不会像川中的好吃鬼那么固执。因而,对那些独创的小吃,我不会以味道来论,像面茶、炸豆腐汤之类,我也是常吃不厌的。

但是,对炒肝儿那种黏糊糊的东西我有些排斥,不是味道的原因,而是品相,总觉得是油腻里加点料后再来点酱油的产物。

可能和这种感觉有关系,在我第一次看见炸煮下水的大锅中,汤汁和大肠等内脏分明的时候,好感顿时滋生。记得是在劲松那一带的小马路边上,饭点过了,好不容易见着卖吃的(印象里那时候饭馆很少,尤其是

好在俺小时候热衷过食疗的原味